

第十六回 是不是兩生敘舊 喜相逢熬煞春心

詞曰：

緣不斷，喬裝偶至京門畔。京門畔，忽逢情種，轉眼偷看。當晏祇把人埋怨，椿椿拈著陳供案。陳供案，一個個是，翠幃成算。
右調《憶秦娥》

話說衾兒自嫁與子剛，三朝出堂。楚卿拜見，兩下並不開口。楚卿雖是在自己家裏，足跡不入中門。衾兒兒子剛家私富厚，又夫妻相愛，深感楚卿之德。見他婚姻未就，獨力操家，要湊集銀子上京，心上過意不去，催促丈夫替他料理。子剛道：「不須你吩咐。」十一月初間，楚卿備得銀一千五百兩，要上京去。子剛說道：「本當同賢弟進京，但思來歲賢弟得意回時，房戶狹小。今先要買木到莊上，造幾間房屋，不能奉陪。有書一封，會票一紙，贈弟二千兩，可到京城內程朝奉綢緞鋪驗收，門首有大順號招牌為記。完過令岳之事，其婚姻之費倘缺少時，可嚮綢鋪支用。待兄到，與他總算。」楚卿道：「弟有何德？承此厚惠，決不敢領。」子剛道：「賢弟差矣，既係兄弟，即是一家，些須周急，何必過卻？」楚卿祇得收了。子剛袖中又取出銀子一封，道：「贖金百兩，是敝房相贈的，萬勿推卻。」楚卿暗揣衾兒，委曲殷殷，也祇得受了。明日餞行，吳安人、衾兒皆出來相送，兩邊致謝了，楚卿作別起身。與蔡德、清書三個上驛，日夜趨行。

望京不遠，是日風大。將近章義門外，見路旁有飯店。楚卿道：「大家打個中火，飲些酒沖寒。」走到裏面座席吃了。正要起身，見廂房裏走出個標致小官，手執茶壺，到門首見了楚卿，不轉睛的瞧，反縮進去。楚卿見十分面善，再想不出。又一個老婦人，在門內把頭望外一探，原來是宋媽媽。那宋媽媽是楚卿的仇人，夢裏也恨他的，怎不認得？因這一認，就觸著方纔是採綠，小姐必定在這裏。衾兒曾說小姐是男扮的。遂立起身問宋媽媽：「你怎麼在這裏？」答云：「我同相公進京，你是姓吳麼？」楚卿道：「正是，我去看看你相公。」暗想：我若認做胡楚卿，小姐必定避嫌，不肯與我說話。還須認做喜新方好。祇見宋媽媽道：「不必進去罷。」楚卿道：「我乃是一家之人，認得你的，進去何妨？」竟闖入裏邊。一路想道：他若肯認做小姐，我倒與他說個明白；他若喬裝到底，我就盤詰他。

將近客房，祇見採綠搶一步對若素道：「相公，當初在我家裏的喜新，今在這裏。」楚卿在門外，高聲道：「好巧！」祇講這兩個字，卻不說破他。

祇見若素出來，頭戴純陽巾，身穿白緣領石青綢服，腳下京青布靴。若素把喜新一看，頭戴飄搖巾，內穿荔枝色雲緞襖，外披白綾花鶴氅，腳下大紅綢履。(看官，要曉得，此處楚卿兩字改做喜新，不然，若稱楚卿，恐難明白。)當時，若素見喜新這般打扮，曉得他是有來歷的。遂把手一拱，作揖起來。喜新就公然坐下，自思：且看他開口何如？若素想道：他比前日模樣大不相同。倘識破了，稱我小姐起來，羞答答教我如何回答？不如我先開口，祇做不認得。因問道：「足下從未識面，請教尊姓大名。」此時楚卿已打點在心，答云：「小弟姓吳名無欲，字子剛，曾聘過沈鎮撫字長卿的令愛。上年岳父祇有一位小舅，不知什麼稱呼。」若素駭然自付：並未與他訂得一言，又公然稱起岳父小舅來。因答云：「是家叔，小弟字若卿。」喜新道：「足下這句話有些破綻，是欺小弟了。焉有叔侄俱以卿字稱呼？」看官，若素豈不明此理？祇因前日與蕙卿湊便說這兩字，也就順口說出。豈知蕙卿是不來盤詰的，怎當得喜新是有心人，立時捉出白字？驚得置身無地，雙臉通紅。祇得勉強說道：「敝地風俗，加父叔輩下邊一字，用著溪橋卿甫，為子侄的中間祇改仰慕之字。小弟若字，亦是求及前人之意。」喜新微笑。若素見瞞過了，反詰道：「舍妹並未聞與足下聯婚，他是考詩選中新科舉人胡楚卿的。」喜新立起身道：「少待。」

即跨出客房，高喚清書、蔡德，仍走到裏邊坐下。清書、蔡德進來，喜新道：「今日不進京了，把行李驟轎安頓著。舅爺在此，過來叩頭。」若素又不好攙他，祇說一聲：「不消。」弄得立身不穩。喜新又吩咐道：「你速去檢上等果品嘎酒的，多買幾色，要與舅爺少敘。」指著採綠、宋媽媽道：「這是小姐的乳母，這是小姐的書童，都要酒菜的。」打發去了，對若素道：「方纔說並未與小弟聯姻，已選中胡楚卿。令叔不曾提起，難道令妹無情，也不曾說著？楚卿祇考得兩首詩，小弟曾考過五六首。楚卿並未有聘，令妹曾受過藍石魚，又以水晶帶鉤答聘。還有最要緊的，令妹親筆字一幅，寄豆腐店約弟到府的。現有親筆《春閨》詩一首。這幾樁據證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就是告御狀也要告來。況詩中有『風影良緣片時夢』兩句。雖未曾與弟有染，私愛儼然。人前辯起來，祇怕有口難分。楚卿就要退婚了。」若素被喜新說得渾身麻痛，六神無主，強駁道：「別的小弟不曉得，舍妹平素謹慎，那裏有親筆《春閨》詩到兄手？這決不信。」喜新道：「現在隨身拜匣裏，是個大執證。今日不與兄看。」

蔡德送酒餚進來，若素祇得放膽對坐而飲。宋媽媽也在隔壁另酌。清書拖採綠到自己房同飲，採綠殺豬叫也不肯。清書不知就裏，認是書童，竟抱了就走。若素怕露出機關，轉換進來：「你在這裏斟酒。」清書道：「待我來斟。」喜新道：「不用你，你出去。」兩個飲了幾杯，若素忍不住問道：「舍妹《春閨》詩曾與弟看過，兄既不肯與弟看，試誦與弟，敢就知真假。」喜新誦一遍，若素見隻字不差，十分駭然，勉強道：「不是他的。」喜新道：「大舅不知，令妹特喚衾兒送與小弟的。」(看官要曉得，喜新不說採綠，反說衾兒者，因採綠在旁，替他留一地步，買他幫襯。)若素正在無逃遁之際，忽觸著衾兒兩字，點頭道：「是了，衾兒偷出來與兄的。還有一說，舍妹曾與弟道及，許以衾兒奉配，待弟入京對家叔說了，備妝資嫁你，何如？」喜新道：「大舅哄那一個？弟當初改裝易服到令叔處，都分為白蓮寺見了令妹，訪得才貌雙全，尚未字人，故作勾當，要衾兒管甚麼？況令妹沒有良心，既把衾兒許了，就不該賣與庫公子，銀子三百兩。我如今祇要令妹。」若素道：「舍妹是家叔許與胡楚卿，斷使不得。但衾兒之說，何以知之？」喜新見若素不肯飲，思量要灌醉他，好捉醉魚。說道：「大舅飲三杯，弟就報喜信。」若素勉強飲了兩杯，苦苦告饒。喜新必要他吃，若素皺著眉，又飲一杯。喜新見酒飲乾。就說道：「小弟為令妹，不知費了許多苦心。」遂把衾兒的事，並擲簪斷義，說了一遍。「如此至情，大舅還說令妹許與楚卿，斷使不得。況金簪現被衾兒槌壞在此。」遂於腰間袋裏取出。若素看見，咨嗟道：「這是你無情。但衾兒今在那裏？」喜新道：「嫁與胡楚卿了。」若素驚問：「怎反嫁與胡楚卿？」喜新道：「楚卿原是

時辨不出的。但弟至誠有餘，誓不二色。此人風月班頭，平東魔帥。去冬娶一個才貌的妻室，前日見了衾兒有姿色，又說是他丈人家使女，要他作妾。小弟意思，送衾兒與他，就好娶得令妹。所以賠些妝奩，贈楚卿去了。」若素急問道：「他娶娘子是何人？」喜新道：「沈廉使小姐。」若素大驚，暗想：我原來在夢裏，可知《鄉試錄》上是沈氏。看官，要曉得楚卿未娶，因何就注沈氏？祇因心愛若素，長卿又在難中，未曾行聘，恐怕後來有變。故用此機關，預先注著。此處說來湊巧，哄得若素，無非調情，試他心事，看他志量。又指望先與通情，略表渴想之情。

此時，若素見喜新認真為他，衾兒俱不要，又有執證，恐後來費口，就要出醜。楚卿又未曾會過，訂婚不過兩首空詩，又娶過一妻一妾，竟有些嚮喜新了。說道：「就是舍妹肯了，祇怕家叔愛他是個新舉人，你爭他不過？」喜新笑道：「一發差了。他是第七名，我是第五名，難道爭他不過？」若素爭取《鄉試錄》一看，果然第五名，是未娶。見下面是遂平籍，就問：「為何不是鹿邑？」喜新道：「彼時到貴宅，恐怕有認得是遂平秀才，故此托言於遠，祇說有個親眷在遂平。」若素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喜新見說到心服，思量逐步做上去，就說道：「九月初三日遇見衾兒時，說小姐男裝，同宋媽媽、採綠上京。原來宋媽媽尚在此處。」指採綠道：「這位卻像採綠姐改裝的。」若素大驚，支吾道：「舍妹先入京，這個是採綠同胞兄弟。宋媽媽因身子不快，故在此。小弟今日纔到這裏。」喜新道：「小弟當初聞令妹選中楚卿，薄情於我。後聞衾兒說改扮上京，意欲趕至路上，拿住令妹訛頭，強他成親。倘有推托，弟就壓制他，異言異服，變亂古制，不愁他不從。因衾兒嫁人，遂來遲了。」若素聽了，心頭似小鹿突突亂撞。想道：莫不是識破了我，故意來驚我，就要做這事麼？勉強道：「舍妹身雖女子，言動必正。就是父母聘定，不到迎親奠雁，寧死不辱。」喜新道：「難道兩心愛的，忍於反面？後來少不得做夫妻，這一些情就不通融麼？」若素道：「舍妹無書不讀，先奸後娶，反要斷離，他女流家，執了性聲張起來，你是個舉人，不但前程有礙，比平人罪加一等。就是改裝，也是路途不便，古今常事，有甚訛頭？」喜新聽得，想道：好利害，諒他動也動不得。若素因說改裝兩字，忽想起秦小姐，喜孜孜道：「兄飲幾杯，弟與你一個安心丸。」喜新見若素笑容可掬，認有俯就之意，不覺大喜，連飲十杯。若素道：「兄的親事都在小弟身上。家叔肯許，舍妹無有不從；家叔不允，還有一個才貌雙全勝舍妹十倍的，且嫁姿豐厚，包與兄送上門罷了。」喜新道：「天下沒有這樣呆子，現鐘不撞去煉銅。」若素道：「有個原故，前月舍妹上京，其實男裝。到一個所在有一美人，認舍妹是男子，必欲結婚，先送銀五百兩，要舍妹一物為證。舍妹無計可卻，以明珠一顆贈他，他不要，反奪了一件寶魚去，說留此為聘。舍妹意欲與小弟作伐，今見兄多情，讓兄娶了何如？」喜新道：「就是有貌，卻是無才，況沒憑據，哄那一個？」

若素便把美人之兄吟詩並慕楚卿代妹擇婿之意述一遍，於錦袋內取出一幅箋紙道：「他和舍妹的《花魂》《鳥夢》詩，親筆在此。」喜新接來一看，喜出望外。又問：「令妹的詩，並借一觀。」若素自思：前日衾兒偷詩與他，尚如此認真，我如今怎好與他？因答道：「不在小弟身畔，且又不記得了。」喜新道：「大舅可謂有心術的了。既如此，不要講閑話，弟暫往敝宿處即來。」喜新遂轉身出去。採綠、宋媽媽低低道：「我兩個欲插一句話也不得，擔盡干係。幸虧小姐有才，抵辯得來。」若素道：「我的膽也被他嚇碎了。」適店主送燈進房。

不多時，祇見喜新三個走來。蔡德取一個褡膊，清書背一隻掛箱，放在若素床上。喜新叫清書、蔡德出去。又喚宋媽媽掩上客房，身邊取出兩大包，對若素道：「弟本欲明春入京，祇為婚事不諧，急欲料理令叔事，故特攜千金到此。弟去恐無頭緒，不如大舅持往令孀處，洩朱祭酒納轉便是。此處共銀一千五百兩餘銀，小弟到京，一總送來。」若素道：「豈有此理？舍妹婚事未妥，斷不敢領。」喜新道：「差矣，此銀不領，則大舅前所說有美人的五百兩之銀，何以消釋？就是令妹要嫁楚卿，難道再把這美人與他去？祇不知尊管家在何處，明日銀子要小心。」若素道：「小管家明早就到。美人在弟身上，但銀子兄須收回。」喜新道：「不必推卻，祇求周全美人。弟有本事，連令妹都是我的；沒本事，決不怨令妹。這銀子祇算聘美人的。若執意而不收，必是大舅之言，俱是金蟬脫殼了。造言哄我，先要扭結到禮部衙門，告你賴婚。」若素聽說要扭結到官，唯唯道：「既如此，祇得承厚情了。」喜新又道：「弟未盡興，大舅再陪幾杯。」若素祇得再飲一杯。喜新連飲了五六杯，店中桌子小，對面促膝坐著。喜新詐醉，把兩隻腳夾住若素的靴，故意不放。若素魂不附體，急立起身道：「小弟病後，不能久坐，要得罪了。」喜新叫取飯來吃。各洗水臉，見若素玉手纖纖，故意到盆內執著道：「大舅膚如凝脂，若令妹今日男裝在此，弟顧他不得了。」若素又不敢推脫，戰兢兢道：「尊重些。」喜新放手笑道：「這等害羞，不像男子樣。弟蒙大舅盛情，叨陪抵足何如？」若素道：「本不該辭，奈小弟素愛獨睡。」喜新笑道：「這等講話，一世不做親了？」竟去臥在若素床上把枕頭來枕，聞一聞道：「這也奇，像女子枕的粉花，香得緊。」若素道：「還請各便。」喜新不應，鼾聲起來。

未知若素能落圈套否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

若素單單說美人，不露明白到地方，姓氏者，此心亦也，蓋因喜新專謗胡楚卿。多少是非，心上有左袒喜新之意，卻未知自己嫁與那一個，恐怕嘉新就去娶了此美人，丟了自己，一也；又恐怕，後日與楚卿兩下爭婚，若走了消息，便失了自己的救兵，視秦小姐為奇貨可居，二也；喜新亦不來問明者，肚里分明十分暗喜，蓋欲因而取之，必要故意與之，恐怕若素猜他有意而問及，要起疑，故如覺不知，亦心亦也。